

黃瑞我

美國生活拾零

(附) 沈己堯著：美國民主簡說

A SKETCH OF AMERICAN LIFE

by

VERNA SHEN

(ATTACHMENT)

AMERICAN DEMOCRACY IN BRIEF

by

I-YAO SHEN

1996

獻 給
我們的父母

FOR
OUR PARENTS

目 錄

(INTRODUCTION)

葛綺雲女士序	(1)
自序	(4)
黃山到承德，舊貌現新顏 (1996)	(6)
點滴的回憶，永恒的懷念 (1996)	(10)
時代列車在前進 (1995)	(13)
小明留美的啓示 (1995)	(16)
三個故鄉的巡禮 (1994)	(17)
美國華人第二代的婚姻抉擇 (1994)	(22)
執着還是放任好？ (1993)	(24)
來去無踪的燕子 (1993)	(27)
迷失與回歸 (1993)	(29)
我們都是一家人——記兩岸少數民族的聚會 (1992) ...	(32)
青春之戀——臺峽兩岸師生卅五年重聚記 (1992)	(37)
華僑教育家：百歲老人張國基 (1992)	(40)
落磯山覽勝 (1990)	(42)
金山行 (1989)	(47)
趙麗蓮——令人難忘的一位老師 (1989)	(51)
新年許願 (1989)	(53)
“瓊瑤熱”與臺峽兩岸的認同 (1988)	(54)
都是炎黃子孫 (1988)	(59)
美國華人家庭問題試剖 (1988)	(64)
從“都江堰”到“三峽” (1987)	(66)
可愛的小馬可 (1987)	(73)

山東散記 (1986)	(75)
中華文化的花果 (1986)	(81)
中國才是我的故鄉 (1985)	(84)
我所認識的王丹鳳 (1985)	(86)
班訊 (1985)	(89)
大姊，安息吧！ (1984)	(91)
梅開二度 (1984)	(92)
訣別之旅 (1984)	(94)
陳伯母的晚年 (1983)	(97)
風雨之夜 (1983)	(99)
我上路的伙伴 (1983)	(100)
“神秘王國”之行 (1983)	(102)
他鄉爲父難 (1982)	(105)
南國紅豆 (1982)	(106)
針療頭痛記 (1982)	(108)
“松花江上”的漣漪 (1982)	(110)
不平凡的明星——白楊 (1981)	(111)
逆旅 (1981)	(113)
車子與執照 (1981)	(117)
東風吹 (1981)	(119)
他鄉遇故知 (1981)	(123)
小文與我 (1980)	(127)
運動一得 (1980)	(129)
兩窩竹樹 (1980)	(131)
流光下的情懷 (1980)	(133)
往事如烟 (1980)	(135)
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1980)	(138)

走出樊籠求解放 (1979)	(141)
紐約假期 (1979)	(144)
布鞋與時裝 (1979)	(146)
雪的啓示 (1979)	(148)
青春常駐 (1979)	(150)
初生之犢不怕虎 (1978)	(153)
天堂的追求 (1978)	(155)
胖詹美不可貌相 (1978)	(157)
何家的美國生活 (1978)	(160)
舅父自遠方來 (1978)	(163)
一個打字員的自述 (1978)	(166)
北京親人的心底話 (1978)	(169)
春暖母親節 (1978)	(171)
從婦女節談起 (1978)	(173)
馬年迎接中美友誼 (1978)	(175)
雪的教育 (1978)	(178)
一位難忘的外國長者 (1978)	(180)
談談我學太極拳的經驗 (1977)	(183)
僑生瑣憶：臺大外文系 (1977)	(186)

(附) 沈己堯著 美國民主簡說	(190)
-----------------------	-------

序

我有幸在七十年代結識黃瑞我女士及其丈夫沈己堯教授，那是一段非常值得紀念的日子。1972年美前總統理查德·尼克松訪華，中美關係發生了巨大變化：從敵對到緩和，從不承認到互設外交機構（先是聯絡處，後是大使館），從禁運到互通，從封閉到開放。這些變化不僅有利於中美兩國人民，也有利於世界和平和發展。

我的已故丈夫韓叙大使，七十年代在中國駐美國聯絡處和八十年代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先後工作十多年，沈己堯、黃瑞我夫婦就是我們在聯絡處時代認識的首批華僑和華裔朋友。他們對中美關係的改善、促進和發展，對祖國統一事業作出過重要的貢獻。他們迫切希望了解新中國，了解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情況，了解人民的生活。他們迫切想親自去中國看看。黃瑞我女士及其丈夫沈己堯教授就是1973年到中國探親訪友的很早的一批。他們帶着對五千年華夏文化的崇敬心情，帶着對鄉音故土的眷戀來到中國，瑞我說：“生長在海外的我，親眼看到解放後的中國婦女，樸素大方、勤苦耐勞；中國河山壯麗，地大物博，不禁激動和自豪起來。”這種對祖國印象的簡單概括，是那個時代許多知識份子對解放後中國大陸取得的翻天覆地變化的最樸素的感情。這種感情引發了瑞我女士的第一篇文章：“回國與思親”，那是她真誠的流露，她思想的升華。此后，在她訪問所到之處，都作了日記，并形成文章發表。瑞我女士的熱情、坦率以及他那不斷進取精神都可在這本書裡找到。這本書匯集了她對中國的愛，對親人和朋友的祝福，對後人的冀望。

我熱忱地祝賀這本書的出版，並預祝它成功。

葛綺雲

一九九六年五月於北京

INTRODUCTION

I don't consider myself a writer, but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I have written more than eighty articles published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Most of the articles came from what I saw, heard, or thought in daily life in the states where I have spent most of my life.

It wasn't easy for me to start writing articles because I was brought up in a business family. I used to dress up in the most up-to-date fashion and looked nice wherever I went. I always tried to appear as happy as I could. However, when I grew up, I felt something missing in my life. I asked myself, "Am I content with that kind of life? What is my goal?"

Then, in the 70's, after President Nixon opened the door to mainland China, I had the chance to visit my parent's homeland. Every year or two I went to China with my husband, who gave lectures there. Every time when I came back from China, I had a feeling of fulfillment. The more I went, the more I realized how the Eastern culture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Therefore, I started to do some soul searching. I jotted into my diary everything I saw and felt. I spent more time reading than ever before, in order to refresh my mind and to write my feelings on paper.

My first article was sent to China Daily News, New York City. To my surprise, it was published a few weeks later. Seeing those square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my own name printed

neatly and nicely on that paper, I experienced the happiest moment in my life.

Since writing articles has become my pastime in addition to my daily full-time job, I take advantage of my social contacts and working environments to experience people of different races,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family values, etc. I don't want to spend all of my time any more only with shopping, sewing, and other domestic things. I find no other enjoyment that can compare with seeing my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newspapers and attaining some recognition.

I am indebted to my beloved husband, I-yao Shen, who has given me his strength and support to keep my writing for many, many years. Without his encouragement, criticism, and editing my drafts over and over again, this book would not have been published today.

This book commemorates our 34th wedding anniversary. It also expresses my appreciation to those who gave me their constant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which makes all of this possible.

Verna Shen (Huang Rui-Wo)
National Agricultural Library
10301 Baltimore Blvd. ,
Beltsville, MD. U.S.A. 20705

November, 6, 1996

自序

這是二十年來我在美國所聞所見和所思的一些記錄。

記得六十年代初，我初到美國時，喜歡打扮，逛街買東西，把做衣服，織毛綫，看電視，認為是人生樂事。表面看來我是快樂的人，但內心的空虛和寂寞有誰知道？

自七十年代的“保釣運動”，我與夫婿參加後，常與朋友們每周末聚在一起，討論國家大事，做宣傳祖國文化等活動。我對讀書看報，對社會問題也感到興趣了。

尼克遜打開中國大門後，一九七三年，我跟隨夫婿首次踏上了中國土地。生長在海外的我，親眼看到解放後的中國婦女，樸素大方，勤苦耐勞；中國河山壯麗，地大物博，不禁激動和自豪起來。

回美後，抱着一股初生之犢不怕虎的心情，大膽地寫了“回國與思親”一文。現在想起來那篇散文實在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沒想到紐約《華僑日報》把它刊出，舊金山《時代日報》也予轉載，給我很大的鼓舞。

從此，在周圍朋友的鼓勵下，還有我夫婿耐心地從旁指導下，不斷鞭策自己，天天寫日記，痛苦地學習。看到自己寫作刊出時，那種感受是金錢買不到的。尤其是得到讀者共鳴時候，更有一種難有的滿足和自信感。到今天我斷續寫作已有二十多年了。

這集子裡的文章曾經紐約《華僑日報》，舊金山《時代報》，華盛頓《華府新聞報》，香港《華人》月刊，及紐約《僑報》等處先後刊載。

在此，我要感謝前駐美大使韓叙夫人葛綺雲女士百忙中為

本書寫序；感謝現駐美大使館文化處李剛公使爲本書提供寶貴意見；并感謝李文憲先生爲本書刊出付了不少精神和時間。順此，我也要感謝我的夫婿。沒有他經常的鼓勵、批評和改正，這些短文和本書是不可能問世的。

最後，願先輩們有以教我，願讀者們多所包涵。

黃瑞我

美國國家農業圖書館

一九九六年春

黃山到承德、舊貌現新顏

(1996)

九五金秋，我與夫婿再度回大陸，看見祖國一些新面貌。

由華盛頓乘西北航空經東京到上海時，已是萬家燈火了。即乘計程車到千鶴賓館住下。次晨，訂到北京機票後，興致勃勃，無時差感覺，轉737機到為旅游而興建的黃山機場。機場到黃山雲海渡假村旅館有八十華里，一路為丘陵田莊。放下行李，下午即到附近翡翠谷和九龍瀑游覽。

次日上黃山。早飯後，先坐車到雲谷寺，轉電纜車六分鐘上到白鵝嶺。然後步行，探望群峰夾谷，雲松奇石。下午到排雲寺看落日，到黃山西海飯店住下。



清晨六時，帶了手杖，從東路步行下山。先在山頂攀越，經百步雲梯、蓮花峰、玉屏峰等景點，在迎客松前照像，再繞過天都峰，直下龍蟠坡、慈光閣。

下山時，一路有轎子跟隨；我們決心不坐，要考驗自己。一直精神健旺，最後才感到有氣無力。導游說：“黃山不能不看，來了不敢再來。”言之有理。

黃山的確是中國最秀麗也是最渾雄的名山。遠離塵世，清新乾淨。聽說黃山的生意工作多由當地人包辦，所以在管理上和服務上外人不能插手，有待改進的地方很多。

回到山下黃山雲海渡假村休息一晚後，次晨乘公共汽車旁經千島湖南下，沿河谷經八小時到達杭州。車上除我倆外，滿坐國內旅客。今年實行雙日休假以後，中國人出游更多。途中小商店可買到各種小吃，如罐裝八寶粥，非常可口方便。

杭州市內國際大廈，寬大高雅。見桌上擺有兩塊中秋月餅送客人，才知那晚正逢中秋佳節，使人有賓至如歸之感。

當晚與當年來美訪問中國學者約好，次日同游西湖，烟雨濛濛，游人如鯽。中外人士混在一起已不可分解。舊地重游，更覺西湖美麗動人。

次日參觀浙江大學。有幾位前馬里蘭大學中國訪問學者，多年未見。見他們滿面笑容，心情舒暢，有的已升為正教授或院長，有的子女已升學出國。葉教授堅持請我們到浙大自辦餐廳吃杭州名菜。大家圍坐一起，回顧往事，歷歷在目。

杭州第三天下午，田教授百忙中送我們到機場。登機手續簡單；旅客也多為國內人。行李超重些也不罰錢；飛機準時起飛。飛行約五十分鐘後在暮色蒼茫下到達南京機場。我夫婿五十多年來未見面的侄子一家來接，大家都好，很高興。

在南京參加“鄭和下西洋59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出席的

來自美國、英國、東南亞、臺灣、港澳及中國國內各地，共約百人。會期為時三天，然後在南京附近游覽。再到上海邊界太倉劉家港“鄭和紀念館”參觀。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是鄧小平的題字，旁邊還刻著“遇難者300,000”明顯說明中國上下未忘家仇國難的歷史。館內有約小時的電影介紹，和各種日軍暴行圖片展出。館外有受難同胞浮雕；報載已於十二月十三日完成。館外繁華熱鬧，比對五十年前所發生的恐怖災難，心中稍覺安慰。

中山陵中舊貌有新顏。現在兩邊有禮品攤子，鱗次櫛比。我夫婿好奇地伸手摸摸浸在一小碗水中的雨花石；一只碗掉下來。碗未打破，雨花石卻碎了。賣主要我們賠償60元人民幣，只好照付。

回去把這件事向侄子說了。他是老南京人，很是不平，只說：“雨花石是打不破的。”等我們回美後，南京來信說，那賣假貨的小販表示道歉，60元也還了。

會後，從南京坐火車到上海，再轉汽車到太倉。兩地相隔50華里，有高速公路直達。

太倉劉家港是590年前鄭和下西洋船隊出發的地方，裡面尚有不少遺迹。劉家港位於長江出口處，正規劃藍圖，大力開發。此地與崇明島隔水相望，前景廣闊。太倉原是魚米之鄉，出了不少名流：如物理學家吳健雄；外交家：顧維鈞、吳學謙、錢其琛。新市區乾淨，安寧與寬闊，將來可能是上海人周末渡假的好地方。

由太倉又坐小車回到上海。從火車站轉坐計程車走市內高速公路到華東師範大學。我們被安排到校園內“翠苑”住下，與大學生和研究生共一食堂。在食堂裡，看見不少學生，有的手持碗筷，買了飯菜返宿舍；有的叫了飯菜後，一群群坐在餐廳裡，

談天說地，甚至猜拳喝啤酒。餐廳食品多樣化，價錢也便宜。

潘教授叫研究生小官當導游。她每天一早來，接我們到黃浦江畔，眺望浦東電視塔，高聳入雲。那邊散步、打拳、跳舞的人很多。附近人民公園，擠滿了人群。有的全家帶領小孩出游，有的年青人在談戀愛。

中午走累了進一餐館。經理親自招呼，領我們到樓上。小官卻建議我們到樓下吃比較便宜。做生意的自有一招。

離上海乘民航往北京。行前不必再核實機票，電腦已有記錄。機場大廳裡，盡是中國人。沒有綫路，不興排隊，時間一到，爭先恐後，蜂涌而入。這種現象在其它公共場所如銀行、郵局等都常見到。如管理人先圍定綫路，中國人也應會守秩序吧？

秋高氣爽的北京，交通發達，寬廣無垠，一反泱泱大國首都氣象。住的是長安路上的民族飯店，“臺灣光復50周年討論會”就在此召開。看到不少國內外老朋友。大家認為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中日兩次戰爭都深切關係到臺灣。中國人關心臺灣同胞從言談行動中表現出來。

會議後，從北京坐四小時汽車到承德避暑山莊。住在承德市外交人員賓館。館前面有一條河，河後是一排山，河岸是人行道，上面可以運動、打拳、散步。街旁攤販針對旅游人士，等待顧客。

承德避暑山莊是清代康熙乾隆時代的建築。主要目的為少數民族做團結工作，是每年夏天邀請蒙古和新疆等少數民族的領袖前來會談狩獵的地方。

第一天下午即到山莊湖邊散步，飽嘗山光水色。據說湖面比頤和園和昆明湖大一倍，更有自然的特色。第二天上午游山莊主建築，和小布達拉宮（可與西藏的布達拉宮比美），普寧寺等地。下午乘纜車上棒極山。

最使我心驚膽跳的是坐那廿分鐘的吊椅。但坐上去後，昂看

磬錚峰的雄姿，下望山莊地區八大廟的迷人的景色，也忘了自身在空中了。

在承德所到之處有位當地攝影師跟隨着。晚飯時，他把拍好的錄像帶向我們兜售，每卷150元人民幣。的確，他們照的技術水準真高明，多數人都毫無考慮買了下來。

第三天回北京，路經金山嶺長城。上去一望，這塞外之地，雖然有點荒涼的感覺，其實這段長城也相當雄偉。

回到北京住了幾天，才有一些時間與老朋友見面。我夫婿再作些交流，我自己有機會到各大商場看看。北京有的大商場也很高級，置身其間不知身在中國內地。目前市場經濟下的中國，交通發達，物產豐富，中國人民心情開朗，衣著光鮮，看來已擺脫了窮酸苦難的面貌了。

爲紀念這次旅游，順便附此我夫婿所作一首詩：

黃山天下少，飛雲松石奇，天都峰前眺，七十古來稀。

點滴的回憶，永恆的懷念！

(1996)

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九日韓叙大使因腫瘤不幸病逝於北京，享年七十歲。這晴天霹靂的消息使我覺得好似失去了一位親人；美國華人心目中也失去了一位好大使，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華盛頓最早也是任期最長的外交代表。

七十年代初，韓大使到華盛頓擔任中國駐美國華盛頓聯絡處大使級的副主任。我有幸在那年代就與韓大使見面，並自我介紹是印尼生長的華僑。他也說他曾跟隨周恩來總理訪問去過印

尼也學了一些印尼話。

八十年代他又回華盛頓擔任中國駐美大使四年多。從此我常有機會再見到韓大使，讓我們也復習幾句印尼話。雖然我並沒有太多機會與韓大使長談，但他留下給我的點滴印象是永遠難忘的。

記得一九九二年五月為紀念中美《上海公報》廿周年活動，他以副團長身份與上海市長黃菊為首的代表團來美訪問時，我參加了中國大使館的歡迎會。韓大使在人群中特過來與我們夫婦握手，並說：“你們每年寄來的賀年片及文章我都讀過了。”他又即拉我們夫婦與黃菊市長一齊拍照。沒想到那相片已成了最后一次合照。



從左至右，作者、韓叙大使、韓夫人葛綺雲、沈己堯

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後，他卸任返回北京，出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前，我們夫婦在華盛頓中國大使官邸與韓大使及韓夫人有個較長的談話。

在談話中，我們有機會更深入了解韓大使的家庭背景。他說他本來也是“沈”家，現在的姓是當年工作需要改的。我們從各方面得來的消息知道他在美國也有親戚，便開玩笑問他：“要不要在美國留下來？”他聽了哈哈大笑，說：“別人要怎麼報導，我無法阻止。中國政府是不會倒下來的……”在這關鍵時刻，他說這些話，使我更尊敬他，更驕傲地覺得中國有這樣的好大使。

一九八八年，在我工作的地方，美國國立農業圖書館，我為“中國農業目視景色”展覽第一次作出中美之間的聯系人。有一天，爲了落實工作，想找小李，我打電話到大使館。

“喂，是大使館嗎？，那一位呀？”

“哦，你是黃女士嗎？我明天叫小李打回給你好嗎？現在大家都已下班了。”

“你貴姓？”

“我是姓韓的。”

我放下電話，才恍然大悟，自言自語說：“那聲音很熟，他怎麼知道我的名字？啊！原來他就是韓大使呢。”

開幕典禮的那天。韓大使與一批使館官員準時到達；美國農業部長，理查德，林反而遲到。典禮前後，韓大使又走在人群中與每位握手談話，其中一位在圖書館實習的美國年青學生事後向大家說：“我來這裡工作能與中國駐美大使見面談話是我最值得紀念的一回事。”她的話，明顯地表示韓大使給人留下的印象是可親的。

一九七九年，我們夫婦赴北京參加國慶時，我本想給韓大使打電話問好，但我夫婿說，韓大使爲國家大事忙，怎可能抽